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五辑

魏忠贤系列小说

邱忠孝 著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1988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五辑
魏忠贤系列小说
邱忠孝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7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4³/₈
印数：1—10,646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孙明晶 王 玲

ISBN 7-5382-1670-7/1·78

定 价：2.50 元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林 辰 章培恒

主 编 侯忠义 安平秋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王 申 王海明

安平秋 张 俊 沈国经

欧阳健 骆桂明 侯忠义

曹亦冰 萧相恺 董哲潜

内容简介

在中国历史上最惹万人恨的太监，要算明熹宗的太监魏忠贤了，他才死不到半年，揭露他罪行的小说就问世了。写魏党的小说有四种。本书以评述《梼杌闲评》为中心，旁及《警世阴阳梦》、《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三书，对明末的社会风情、明王朝昏君荒淫、小说宏伟的结构以及人物的艺术塑造，作了系统的剖析。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

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 一 众矢之的，文坛罕见 (1)
- 二 明宫迷雾，几个故事 (7)
- 三 魏客勾结，宫人遭劫 (22)
- 四 锄奸除邪，六君子赴难 (31)
- 五 株连种种，七直臣死节 (46)
- 六 欺压敲剥，民变处处 (68)
- 七 点点滴滴，世俗民情 (82)
- 八 人物刻画，颇具功力 (97)
- 九 归根结底，上梁不正 (121)

一 众矢之的， 文坛罕见

纵观中国历史，忠奸二字的界限总是十分清楚的。忠者，千载受人崇敬称颂；奸者，万代受人唾骂鞭挞。因此，后人称忠臣百世流芳，斥奸臣遗臭万年。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带有高度的概括性，同时也表达了多少年来人们的普遍的心理状态。明末奸臣魏忠贤同样没有逃过历史的规律，他死后，不光是史书记载了他的累累丑行，而且民间也流传不少揭露他罪恶的文艺作品。一句话，他，成了众矢之的。

魏忠贤（1568—1627），生活在明神宗、光宗和熹宗年间。年轻时原是个无赖，后赌博输钱，走投无路而自我阉割。万历（神宗）中期被选入宫中，先依靠太监孙暹，继而谄媚太监魏朝，而后又与明神宗长孙乳母客氏勾结。明神宗死，光宗即位。光宗短命，熹宗即位后，魏忠贤便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管东厂事，一时权倾朝野，残

害忠良，鱼肉百姓，直到熹宗死，崇祯即位，魏忠贤畏罪自缢，其祸国殃民达七年之久。魏忠贤死后，不到一年，便有长达十万字的小说《警世阴阳梦》付印，而后有《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栲栳闲评》陆续问世。其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属少有的现象。但这也正好说明了社会上人们的普遍心理：痛恨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热爱为国为民的忠臣义士。

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四本小说的情况。

《警世阴阳梦》，共十卷，四十回，刊于明崇祯元年。作者为长安道人国清，生平不详，据原书封面题识有“长安道人与魏监微时莫逆，忠贤既贯，曾规劝之，不从。六年受用，转头万事皆空，是云阳梦，及既服天刑，道人复梦游阴司，见诸奸党受地狱之苦，是云阴梦云云”。樵元九的序中也说作者“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两段引文，说明两个问题：一，作者是魏忠贤同时期人，并且对魏忠贤比较了解；二，作者对魏忠贤“规劝”及道人梦游阴司之说，在书中有所反映。《阳梦》第八回、第九回，曾有相士陶玄赠金相救魏忠贤的描写，并叮嘱魏忠贤：“你不读书，不识字，但记着自己的名一个忠字儿。愿你尽忠报国，便得保全身命了。切记，切记。”三十年以后，这个相士得道成了道士，在魏忠贤最得意的时候又来指点迷

津：“我风鉴一世，阅人多矣。难道我不识你这兽心人面！我当时再三叮咛你想个忠字。你今日如何做这许多逆天大罪的事！特来点化你，还不回头哩。”而在《阴梦》中，则以道人入梦开始，出梦结束，道人作为线索贯穿始终。

《警世阴阳梦》的回目安排自有它的特点。它以卷为单位，每卷分三回、四回、五回不等，每卷各有侧重点。例卷一的三回，侧重于魏忠贤从无赖到京都谋到差役后，吃喝嫖赌诈骗等无赖行径更有所发展；卷二的侧重点，则是叙写魏忠贤因嫖赌吃了官司，丢了差使，流放落魄，吃尽苦头。其余卷目依次是魏忠贤再进京，混进内廷当太监，逐渐爬上高位、窃取权柄，矫旨残害忠良，鱼肉百姓，内廷遍布心腹，外镇安插亲信，冒功进爵，到处建立生祠，密谋篡权夺位，直到熹宗死，崇祯即位，魏忠贤畏罪投缳自缢。阴梦的卷目安排也是如此。这种卷目的安排方法，读时结构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读后印象深刻，应该说是一种优点。

《斥奸书》，共四十回，现残存二十六回（第一回到第十二回，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回），刊出时间稍后于《警世阴阳梦》。本书作者为吴越草莽臣，即陆云龙。以上残存的二十六回有崢霄馆的评语，且有眉批，全名为《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因全书无序跋，因而有关此书的情

况所知甚少。而第一回的后面有这样几句话：“向西湖志中有魏监传，近谏，近有小传，近诋，而且不根。兹则参之北人之传闻，为奸党发身之实录。”这几句话表明了作者对几部魏忠贤传记的看法，并说明自己的材料来源、创作态度。至于崢霄馆评语，往往夸大其词，名实不符。例第一回的评语为：“此回自幼及长，欢乐与穷愁毕具，叙得不烦不简，入理入情，点缀灵巧，远可以齐《水浒》，近则《金瓶》诸传不足数也。”这可以说是对《斥奸书》评说的基调。但从作者的叙事能力及文字技巧看，与评语相差甚远，实不可取。

《皇明中兴圣烈传》，共五卷，每卷回目多寡不定，多则十几回，少则三四回，明末刊行，乐舜日撰，西湖义士述，生平皆不详。卷首有前言，说明此书的写作过程。魏忠贤在朝弄权期间，作者在“忧民”“忧君”之余，曾有“埋轮分，蹈越俎”的想法，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提到本书的材料来源以及创作目的，则说“逆珣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从书中的人和事以及文字材料来看，作者所说的材料来源，大致可信。

《梏杌闲评》，又名《明珠缘》，五十卷，五十回，清初刊行，作者不详。该书署“京都藏版”，书名为《绘图梏杌闲评全传》。卷首有《总论》，阐

述写作此书宗旨是“讲谈尽合周公礼，褒贬咸遵孔圣文。按捺奸邪尊有道，赞扬忠孝削谗人”。总论后有该书主要人物图像十六幅，背面对每个人物都有评语。例如对魏忠贤的评语是“群凶之首，万恶之魁。实从何来，为虺为蛇”。对被魏忠贤残害的忠臣义士却没有评语，而是在书中随其遭遇则用诗词作赞颂或惋惜。关于书名“梟杌”，《辞海》“梟杌”条第二解：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常用以比喻恶人。张守节正义引《神异经》：“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梟杌。”对照魏忠贤其人，作者给该书题此名也许即出此意。

以上四部小说，前三部纯属讲史小说，所讲故事情节和涉及到的有关人物，大同小异。因为是讲史，虚构成分少，讲实成分多，因此有些故事情节和有关人物，都能在明史上得到印证。但这几部书大都文辞粗劣，可读性不强。《梟杌闲评》有所不同。它是在前三部小说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再创造而成，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前三部小说成熟得多，可读性较强。它同前三部的共同之处是同属讲史小说，故某些故事情节和某些有关人物，与前三部大同小异。但《梟杌闲评》的言情成分也较浓重，它把言情和讲史交织起来，既有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也有人情世俗的

描绘，文笔也较前三部小说为优。因此，我们在评价有关魏忠贤的小说以《梏杌闲评》为主，其他几部从略。

二 明宫迷雾， 几个故事

《捫机闲评》五十回中，前二十回所写的可以说是魏忠贤的家史。先是艺人侯一娘与魏云卿（魏忠贤的父母）的爱情关系，而后通过魏忠贤寻母的过程，写了他与傅如玉的婚姻，他与客印月、侯秋鸿的私情。这是魏忠贤入宫前的经历，与宫廷没有什么关系。后三十回，写魏忠贤入宫后的活动，与明末朝政有了直接关系。前后两部分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关系不大，但全书既然是魏忠贤一生经历和活动，那么，前后两部分之间便有着有机的联系，前一部分是全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叙述方便，先说魏忠贤入宫后，明末宫廷里发生的几个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几个故事同魏忠贤篡权乱政、残害忠良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故事，挺击事件。

《梃杌闲评》第二十一回写了这件事。那是一个除夕之夜，宫廷里热闹了一阵以后，内官们有家属的都回私宅度岁去了，有事的便在宫廷内服役。只有魏进忠（魏忠贤原先的名字）无家可归，闷闷不乐，“竟和衣睡去”，梦中听得有人喊他“快去救驾”，他“忙出来看时，只见一条彪形大汉，手持一条粗棍乱打进来”。魏进忠拿着器械尽力抵挡，无奈那大汉体壮力大，魏进忠渐渐抵挡不住，正在危急之际，锦衣卫官校领着一百多个兵丁赶到，打倒了那个大汉，捆住捉了起来，“押至午门外候旨”。

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皇宫，弄得宫人役吏人人自危，“皇爷震怒”，“旨下着法司严讯”，大有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架势。谁知审讯的结果是：“罪犯张差，大兴县人，素患疯颠，发时好持棍打人，四邻皆受其害，每被妻子锁禁在家。因除夕其妻有事，未曾防备，被他挣断铁绳，持棍逃出。不合打入皇城，误闯进东宫，并无别情，亦无主使。”一个疯子，持棍误打乱闯，原是平常无奇，算不得什么大事，本可就此了结。可是皇上不肯罢休。他的理由是“张差虽系疯颠，但持棍打入东宫，岂无一人见证？”再次下旨：“该法司再行严讯，毋得故纵，有伤国体。”没有想到，这次“严讯”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张差招出：“是勋戚郑国泰、内相庞保、刘成主使，有三十六个头儿，

商议三四年了。欲托红封教高一奎做龙华会，便于中举事。”接着还讲了这次行动的经过：先由庞保把张差领到刘成家，然后把张差领进厚载门，并告诉他：“闯进宫，若能够打死太子，便与你地土，你就吃不了，穿不了，富贵受用，还有大好处哩。”原来是一个既有计划又有组织，目标明确、行动周密的大阴谋，张差已经招出了全部实情，那么万历帝（神宗）将怎样处理这个案件呢？同样出人意料！

法司将张差的供词送到了辅臣方从哲手里。方从哲知道此中的利害关系，便扣下了张差的供词，试探性地另题了一本，道：“张差招出太监庞保、刘成主使，乞发出二人对理。”不出方从哲所料，万历帝果然把奏本留下不作处理，经刑科催促，万历皇帝才下旨道：“张差既系疯颠，何得妄扳太监。该部再严审，定拟具奏。”结果法司“将张差拟了凌迟，其妻不行防守，拟流”，万历皇帝很快就批复“依拟”。这件公案就这样草草了结。

然而这回却使万历皇帝大出意外。张差被“典刑市众”以后，却轰动了宫廷内外。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有鬼，“科道闻此风信，便你一本我一本”，有的指出张差并非疯子，他敢于打入东宫，必定是受主使，目的是谋害东宫太子；有的则弹劾方从哲，指责他“故纵罪人，其中不无情弊”；甚至有的奏本中直言不讳地指责“皇上不慈爱”，

闹得万历皇帝心烦意乱，尤其是说“不慈爱”正触着了他的心病，因此，他一见便“天威震怒，即刻传齐文武大臣、九卿科道入乾清宫面谕。”万历皇帝真真假假地作了一通解释以后，指着身边的东宫太子，接着又握住两个孙子（朱由检，即后来的光宗；朱由校，即后来的崇祯）的手给大臣们看，以示自己是“慈爱”之主。很明显，万历帝这是假戏真做，其目的无非是想遮人耳目，平息众怒。乖觉机灵的官僚自然不敢再说什么，但还是有不怕死的直臣敢于挺身而出，犯颜直谏。万历皇帝的“圣谕才毕，忽班中一人面奏道：‘父慈则子孝，乞陛下不必浮词遮饰。惟祈真爱滂流，臣民均仰。’”这无异当头一棒，把万历皇帝的假面具击得粉碎，难怪他立刻“天颜震怒”，喝问：“是何人如此无理？”“即着太监押赴工正司重大问罪”。此人不是别人，“乃是山西道御史刘光复”。结果法司将刘光复判为“拟绞监候，后来光宗登位，方才赦免”。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重大案件，万历皇帝为什么这样处理？

这确实是个谜，因此历来被称为明末宫廷的几大遗案之一。

其实要解开这个谜也不难，但决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

话还得从明神宗万历皇帝说起。神宗原配王